

1860年的太平天国

——以容闳《西学东渐记》为例

沈光阳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西学东渐记》是容闳晚年撰写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其中描写考察太平天国的章节,在一定程度上从容闳的经历和认识思考上反映出了1860年太平天国的基层运作、政权性质、官职设置、政策、太平军成分及宗教思想等多方面内容。从中可以窥视出太平天国大致概况及前景。

[关键词]容闳;太平军;太平天国;《西学东渐记》

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西学东渐记》是他晚年撰写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1860年11月到12月,容闳去天京访问太平军,实际接触、考察太平天国,此行目的“是要去观察一下太平军是什么性质、看看他们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取代满洲王朝。”容闳的实际经历让他对太平天国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真实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他的记载中看出太平天国的大致概况。

一、基层运作

1860年11月,容闳去往天京,路过苏州。此时太平军已攻克苏州,然而他到达苏州“沿途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和阻挠,也未遭官兵或叛军的盘查。”一个局外人在战争时期竟然能从官军控制区轻易地到太平军占领区,由此可见,太平军对于“边防地区”管理的疏忽。而太平军对于城市的防御则倍加留心,如容闳一行停留在苏州城下,因为“苏州此时正处于军事管制,凡入城者都必须有通行证,出城时再交回。”

太平军管理城市和“边区”的差异,与他们实施的“军民隔离”有关——“百姓到乡间,军队驻扎在城里”,这样做是在攻克一个城池时易于控制周围的乡镇。但如此也会造成“重中心轻边区”,渐渐忽略对广大乡村农民的管辖和关怀,这无疑与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人越来越脱离广大底层百姓有一定联系。

二、封官设职

封官设职是建立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爵赏的颁赐和将士的升迁赏罚,基本上是合理而严肃的”,这一制度对鼓励广大将士奋勇作战起了很大作用,但到天国后期,正常的封官遭到破坏,“出现了把封官设职当做儿戏的情形,甚至许多对革命没有什么贡献的人,都因种种关系而得到了高官显爵。”

容闳在拜访洪仁玕后,为留住容闳,赐予容闳“义”字印章,欲封容闳为义爵,然未和容闳商量,显然是干王自作主张,意图以此诱惑容闳参加太平军。对于这次封官事件,容闳断然拒绝,因为他认为“太平军能否取得最后胜利,从他们将领的行为、品格及政策来推断,我是很怀疑的。”事实上,“这种爵赏泛滥的情形对革命事业起了很坏的消极作用”,以致李秀成后来在“自述”中认为封王过多成为“天国十误”之一。

三、政策

太平天国为巩固政权,在其占领区内实施了一系列保护百姓、镇压犯罪的政策,如忠王李秀成曾公布了三条法令:“1.兵士不得杀害百姓,2.禁止屠宰牲畜,3.禁止焚烧房舍。凡犯以上任何一条者,处以极刑。”以上措施,表现了对战士劫掠的约束,最初对于恢复生产、稳定社会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容闳说“叛军对老百姓相当照顾,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太平军成分不良,土匪、流氓等的加入使得上述政策很难得到贯彻,并不能够彻底执行,太平军对社会仍旧造成很大的破坏。一名在1861年3月访问天京的英国人亦吉曾写道:“他们不采取任何安抚民众的措施,他们指望依靠抢劫、且

只靠抢劫来维持生存,我必须说,我在他们那里看不到任何稳定的因素。”

四、太平军成分

起义前,洪秀全在广西客家会众面前传教,用拜上帝教的一些新奇仪式,吸引了“成群结队的新人参加到他们的团体中,壮大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信徒多是底层劳动者,有很强的反抗性和斗争性,加上宗教狂热的激励,所以能够连克清军,进军天京。

太平军沿途吸收了各省的人入伍,为太平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力,但是,除去那些反抗者,“这些新入伍者都是些地痞流氓和社会渣滓”,“参加太平军的,有会党队伍,有土匪、地痞、流氓,还有大批清朝的败兵溃勇”,多为投机者,这群“乌合之众”不仅没有增强实力,反而严重腐蚀了太平军。

五、宗教思想

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糅合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大同思想。容闳去往南京的路上,了解到太平军的一些宗教崇拜做法和思想,如他们“崇拜天父和上帝,天父、圣子耶稣和圣灵构成真正的上帝。上帝是真灵。”因为这个,让列强一度以为太平军是“洋兄弟”,这里显然可以看出拜上帝教的迷信思想。

容闳认为太平军的“基督教知识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和当地教徒及《圣经》贩子,获得的固然是极为肤浅的初步认识。”从容闳经历可以看出太平军的宗教思想是借助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糅合中国传统的一些观念,为起义服务。这种打着宗教旗号,而只学习基督教的皮毛和对教义的随意阐释自然造成了太平军领导人日益宗教迷信化和利用宗教开展内部争权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也就极易走向灭亡,所以容闳称它只是“一次宗教狂热”也就有一些道理了。

1860年容闳到达天京,访问太平天国,此时天国已进入末期,距1856年天京变乱已四年之久,离1864年天京的陷落也只有四年时间,天国早已从鼎盛时期走向下坡路,衰落之势已不可避免,所以我们看到书中多描述的是天国政权的腐朽和太平军的堕落,而少有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的激昂和正义一面。在实际考察之后,容闳目睹了太平天国的内部状况——基层运作不灵、政策执行不力、太平军成分不纯、宗教思想的迷信性以及封官设职的随意性等,这些因素无不成为太平天国政权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虽说容闳仅以自己一个月的南京考察的时间去接触太平天国,且从他的个人经历记录中不能完全反应出太平天国的所有情况,但《西学东渐记》无疑为我们以当事人的身份去了解 and 体会这段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史料,而且“我们不能苛求容闳,他处于那样的时代,却有如此的见识,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参考文献:

[1]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1840~1919(第四版)》,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